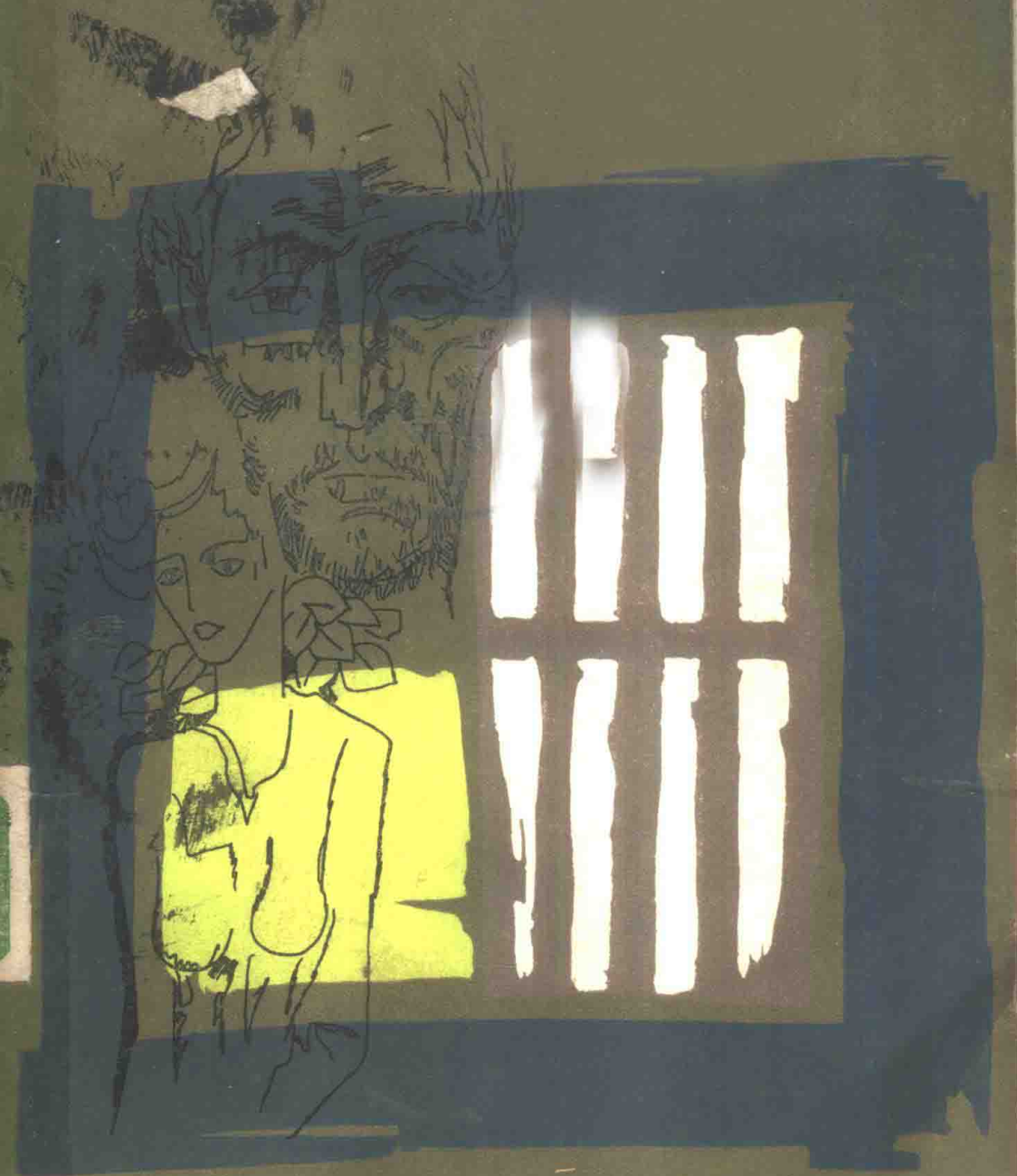


傲骨

布根拉 著



傲骨



傲骨

〔罗〕布祖拉著

任远译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AUGUSTIN BUZURA
ORGOLII

根据 EDITURA DACIA CLUJ-NAPOCA,
1977 年第一版译出。

封面设计：秦 龙

做 骨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384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28 $\frac{1}{16}$ 插页2

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38,500

书号 10208·165

定价 1.50 元

“当一切细微末节构成一个人的一生时，对我来说这就是所有的人和全部历史。”

阿·加缪*

* 阿尔贝·加缪（1913—1960），法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。

—

听值班医生报告的时候，克里斯蒂安教授感到一阵无名的倦怠：双肩难于忍受的沉重，疲乏无力的肌肉简直不听使唤。而当他把手伸向额头，触到一股冷汗时，几乎要惊叫起来：“天哪，这是怎么啦？竟会是这样？……”但这些话并没有说出口，听到的却是象从深沉的远方发出的一声叹息。经过一阵寂静无声的间歇，教授靠住椅背，感觉略微镇定了一些。他真想从这令人窒息的白罩衫的海洋中逃走，于是低声说了一句，要一杯咖啡和一杯凉水，而当实验员还没作出第一个反应性的动作时，教授发现，医生和大学生们就象听到一声命令，立刻远远地让出一条一直通向门口的廊道。实验员阿纳尼亚并没急着马上离开，他不慌不忙地在白罩衫的口袋里摸索了许久，掏出一盒纸烟，匆匆取出一支，出人意料地塞进教授那半张半闭的嘴里。烁烁闪动的火柴亮光热呼呼的，在教授眼前晃了几晃，他蓦地周身一震，这时才吃惊地发现自己走了神：刚才昏睡了一阵，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，仿佛一段时间灵魂离开了躯体。但同样使他惊奇的是，灵魂又即刻入了窍，似乎又能分辨出周围的颜色，又能听到一阵单调的、令人厌倦的嗡嗡声。他慢腾腾地擦了擦脸，摘下被汗水弄脏了

的眼镜，一边揩拭一边用心地环视周围的面孔：值班医生不说话了，同其他人一样，都神情紧张地瞅着他。

“干吗停下了？请继续说下去呀！”克里斯蒂安含糊糊地说道。无论如何他还是感到有些不好意思，因为他知道，自己昏睡的这段时间比感觉到的还要长。

“这儿真热，简直热极了。”他试图找点理由，但这句话并未说出口；他深信这不过是对自己做的一点解释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跳起来去打开窗户或者把门打开。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：“请继续说下去。”这次总算让人听明白了，值班医生接下去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，而教授依旧心不在焉地惊异地自问：“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现在吗？我不相信……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”他惊魂不定地按了按脉搏，并没感到有什么异样，只不过稍快一些，也许由于紧张。只有两边太阳穴突突地跳个不停，就象是刚刚做过什么费体力的事。几天之前他刚刚量过血压，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。然而正常的知觉仅仅持续了一小会儿：顷刻间整个大厅又陷入一片混沌，白颜色顿时覆盖住了一切。他下意识地把手伸向头部：只有后颈上的旧疤痕热辣辣的，象是唯一的活物。他试图站起来，但一下子却又更牢地坐进椅子里，对此他倒感到满意：因为无论如何，这样总不会摔倒。大厅里嗡嗡的人声，他逐渐适应了。值班医生的发言就象计时器发出的一连串单调的声响，已经分辨不出任何意义。他闭上了眼睛，朦胧间，面前出现了一片被阳光烤灼着的绿色荒原。蓦地，象是一声号令，一群蝗虫从记忆

的某个角落跳了出来……“潮涌般地不可遏止……荒原顿时变成一片白色，耀眼的白色，如同清晨的白云……一团令人生厌的活物，单调地蠕动着，吞噬着，发出刺眼的光泽，毁坏着一切，使周围变成一片荒漠……莫名其妙地窜动着，挣扎着……”他感到好象有只长脚鹭鸶在脸上、手上不停地走着。在什么地方似曾见到过的这种景象，为什么恰好这时映入他的脑海？“一九三六年还是一九四六年？谁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，神经细胞里保存下来的这讨厌的记忆又重新活动起来？”无数的翅膀不停地扇动着，又腾起一片灰色的云团，上下翻滚着，终于覆盖住了其他所有的颜色。他身体神经质地抖动了一下，忽而发现，大厅里的人们正静静地都有些昏昏欲睡地听着值班医生的报告。他象是离开许久之重又见到了这些人，他们沉默着，一动不动，就如同一尊尊石雕。无声的寂静几乎使他难于忍受。他想告诉值班医生赶快结束，他还不曾听过这么冗长的报告；然而又觉得这样做并不恰当，况且他甚至都无法集中起精神说出这几句话。“事实是我已经远离了他们。可能由于我的研究，这么许多年……多少次的麻烦需要我应付……况且，对有些人我已经失去了信任。我躲开了他们……或者说逃避开……就象是害怕他们。一个个从身边滑过……我没有这个耐性去了解他们……”

他又注意地观察了一下，想看看究竟是否认识他们。但人们并没有回到原先的座位上，依然保留着那条廊道，人们在等着实验员，这使他陷于困惑：“我想或许我的样

子显得悲伤，总之是有什么东西含混不清，我无法解释，应该是另外的情形……哦！阿纳尼亚什么时候离开这儿了？上了岁数，我越来越不行了，没办法。”

他决定站起来，但那令人生厌的景象，成团的蝗虫，一时间又映在眼前。蝗虫又前进了一段，被吃光叶子的树木显得额外凄惨。枯枝向着低低的紫色天空摇曳着。人们身上的白色罩衫，象是这幅悲惨图景的衬底。

这时，实验员端着咖啡来了。教授对自己竟至倦怠昏睡不能自制有些恼怒，于是接连吸了几口烟，然后说道：

“亲爱的，把咖啡给我送到实验室，我马上去。”

说完，他又高兴起来：因为他是这样热情，他的声音听起来是这样清晰，这就可以掩盖他模糊的精神状态。“这几天我把所有的卡片又重新复核了一下。这种新的媒介质弄得我简直无法入睡……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研究到119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好象觉得这种抗癌药将会被命名为120，或者至多是125。”如果他知道刚才的情形是怎么回事，如果当真仅仅是一时的疲倦，他会毫不在意。但从现在的感觉里却生出一股新的、从未有过的自觉卑微的感情，他想极力摆脱掉这种感情，至少把它深深埋藏起来。

“副教授同志，我想请你代替我的课，但是你先要亲自看看昨天晚上的情况。”他的话没有人听到，或者只是心里这样想而没有说出来。总之，他发现没有任何人试图做出哪怕是最小的反应。而且，从那些呆呆的面孔里，他没有找到副教授弗洛拉，也许他根本就不在场。他又仔细地

看了看周围，许久才发现，原来一动不动的弗洛拉就坐在他的右边。

“你还没走吗？”他问道，“还是我没讲清楚？”然而，这些话毫无意义，似乎说出来只是为了平复一种无缘无故的悔恨。这种心情，在那些白白度过的年代里，在那些不平静的漫长的年代里，在那些一直向往着绿树成荫、空气清新的景致的年代里，曾经一度主宰过他。

说完最后一句话，他毫不犹豫地站起来，他自己也没想到竟还有如此大的气力。在廊道上他才记起值班医生的报告还没作完，但他决定不再回转身。使他高兴的是他还能走动，这倒给他增加了活力。他不愿做任何解释：他从未谈过自己科研项目的进展情况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他没这样做过。而且他也不愿看到，如果他回转身，医生们会做出如何惊异的表情。他径直走向地下室，实验员跟在他的身后。这当儿，他并不想下去工作，只是因为那儿沉重的大门，把进口关得严严实实，和外界完全隔绝，他可以在那里好好休息休息。只要把电话和电铃切断电源，除了阿纳尼亚之外，其他任何人都进不来。而完全了解教授习惯的阿纳尼亚，会恰当地处理好各种意外的打扰。况且，极少有必须他亲自处理的特殊情况，因为如同有一次他说过的，门诊部至少有五位跟他一样操刀准确的外科医生，对此，他并不担心。

在埃氏烧瓶里——阿纳尼亚经常用它来煮咖啡，他发现还有两份咖啡，这使他有些惊异。“我甚至没能替他搞到

一个住处，到现在还跟三个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。我讲过多少话都不顶用。谁有工夫来关心一个可怜的实验员！他还以为我现在要工作呢，可是做什么呢？”他匆匆啜了一口咖啡，然后在实验室角落里的一张床上躺了下来。这时他才觉出身上累极了：脊背疼痛，两眼发胀，心脏血管仿佛在剧烈地抽搐。但是，象往常一样，对此他并不十分在意。

“终有一天还会来一次更大的，如此而已……五、七分钟之内……躯壳解体，一场戏剧将无声无息地就此完结，缓慢地、平静地走向道路的尽头。”想到这儿，他周身打了个寒战：一切已经无可挽回，仿佛身居高处，在飘飘然地回头欣赏着原先的计划、想法，显得那样乐观，那样自信。他不禁想笑出来：“竟来得这么快！”他又记起听值班医生报告时的情景。“无非如此，向太空纵身一跃，飘飘悠悠，于是一切都完结啦……照理说，活过了这么长时间……但竟至这么快吗？”他有些害怕地自问，“现在吗？”蓦地，妻子的面孔浮上脑际：脸色那样苍白憔悴，睁大着眼睛——大得有些吓人，悲伤地望着他。顿时，他觉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，他试着说些什么，但只喊了声她的名字，便再也无法继续下去。她那美丽的长发已经稀疏，干瘪的双臂没有一丝肌肉，经过多次打针输液已经变得发紫，看起来就象是孩子的图画里歪歪扭扭的线条。他呆在她的身边，轻轻地抚摩着她，痴痴地、鼓励般地对她笑笑。而她依然异样地瞧着他。她知道，不可能不知道，尽管直到最后一刻，她仍然没有拒绝对她的宽慰，依旧显出怀有一线希望

的样子。最后的两个月她受尽了折磨。这一段时间里，他一步也没离开医院，在这儿吃，在这儿睡，没进过城，没回过家，而且还极力显出高兴的样子。他说谎话，说笑话，东拉西扯，但看得出，他的所有努力，在她的眼睛里，在那双于憔悴的面影中格外突出的眼睛里，显得十分可笑。只有她的眼睛没有变化，还是那样温顺，忧郁。在此之前，他还不曾想象出病房里守候在病床前的那些人们，每天会承受多么大的内心痛苦。“这么许多年，竟没有注意到，”那时他想道，“每天我们不过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见面时间，有时连这也做不到。而当你知道日子已经屈指可数，一切已经无法延迟，那时你曾向她乞求每一个微笑，你曾觉得生命的片时片刻都是那么宝贵，纵然你完全明白，为她所做的一切努力，都是徒劳，只不过使得肉体的痛苦多延续一些时间而已。有时候，我竟还觉得讨厌病房里的那些人们，走路、治疗都碍我的手脚……”他脑子里越来越勤地老是出现丝苔拉的面影，但同时也无法“忘掉”他亲手放在床头柜上的吗啡针。他每次都陷入一种无休止的自责自问：是人道的还是人不道地的？对的还是错的？是犯罪还是救人？不管怎样，这样做了，如此而已。而她却没能支撑着走到尽头，最后在她床头上发现了一管破碎了的吗啡针：她仿佛睡着了，或者只是他觉得她在睡觉，而他，耗尽了精力，痛苦地、孤独地守在她的床头。清晨，当他锁上房门，决定回家通知安德烈的时候，似乎感到一阵轻松，一种渴望宁静，渴望从未知的那一边传来令人舒适的召唤的感情主

宰了他。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，来得是那样突然，也许是几个月来烦乱、无能为力和绝望的混合物。仿佛已经到了生与死的另一边，又经过了一场恶梦，——许多曾经做过的恶梦之一。也许出现的这种感情，是为了填补科学在这一章节中的无能为力。他既不觉得平静，也不觉得恼怒，而是一种急迫感：“看看究竟还能做些什么。”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急迫。他确信他的生命已经和丝苔拉同时结束了，任何情感已同他永远别离。现在活着逃脱出的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，一个注定要把斗争继续下去的人；只不过这个人还没有被征服。为了使一切象开始那样结束，还需要一番争斗，不存幻想，不抱乐观，只是怀着唯一的念头：把这场战斗问心无愧地进行到底。“你们的科学为什么连这也做不到……”这是最常遇到的责问。他曾听到过一个不久便死于癌症的二十九岁的工程师大声地吼叫：“你们干脆去上吊吧！我知道，我得的是癌，可你们呢？什么办法也拿不出来，哪怕多给打点吗啡……连这点也不做，你们这群废物！”这点？而这点本身就是生命。昨天夜里，他梦见了这位工程师，清晨醒来之后，便不自觉地走向那张这位工程师曾经躺过的病床。床上躺的却是一个枯槁的、脸色苍白的老年人，正仰面睡着，张开的嘴向两边咧着，露出了黄色的牙龈，长长的胡须已好久没有修整。为了摆脱开这难以让人忍受的形象，他大声嚷道：“护理员呢？为什么放下病人不管？这是谁的病人？”他完全明白，从现在起这位老人将属于谁，但他却无法解释，老人的形象为什么会给他

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。丝苔拉从未直接对他说过什么，只有一次曾暗示过他，她一个人呆着觉得怕。随时可能要死的想法，越来越厉害地折磨着她。尽管不存希望，但她依然幻想着继续活下去，甚至害怕在睡梦中就会越过到世界的那一边……实际上，当开始放射性治疗，当诊断已是确定无疑，当克里斯蒂安教授感觉到她已经知道了的时候，他们曾经谈论过病房中的另外一个女病人：“你瞧，”她说道，“假如生命是可能延续的。假如在我们之外真的还有一个摸不到的鬼魂世界——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，因为我们感觉不到的东西，不一定绝对不存在——那么我倒情愿我们都呆在一起，这是值得的。可事实上我明白，生命终究是有限的，没有任何人会长生不老。但如果这指的是别人，你会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。而轮到自己头上，当你知道再有两个、三个月，就会一切完结，永远地完结，那么就会觉得可怕，至少我是这样想的。可我觉得你越想跟亲人呆在一起——可能这种想法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，却越不该让这段时间延续，应该咬紧牙关，一切让自己承受，别再给别人增加痛苦。”她说话时的坚定口气和镇静态度，使他感到震惊：他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，也就是说，对她的内心他几乎一无所知。多少年来她一直诚恳地听从他，体谅他，而他，只不过向她表示，为有这样一个替他分忧解愁的贤内助而感到满意，但却从未关心过在她表面平静的背后，有无烦恼。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？他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为了能够被雇用，她不得不宣布同他

离婚，为了抚养孩子，她替人扫地、洗衣、熨烫，什么活都干。他回来之后，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无休止的研究，渐渐地，她也学会了沉默无言地耐心等待，不断给他以鼓励。而如今，她终于依旧这样默默无声地离去了……

象在眼前展现开唯一的一幅画面，克里斯蒂安重又吃惊地看到被蝗虫吞噬净尽的荒原。一颗小小的红色太阳，一动不动地缩在灰暗的、浮动的、一望无际的天空。远处传来一阵阵令人心烦的声响：蝗虫贪婪地、不停地啃嚼着，密密麻麻地滚作一团，而那颗小小的红色太阳，却始终在监视着这场疯狂的蠕动以及蝗虫身后留下的一片荒野。

一阵寒气使得克里斯蒂安教授蓦地睁大了眼睛。他转过脸去，眼前是象往常一样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实验室。前面是消毒锅，另一边靠墙的地方，一群白鼠在安静地咀嚼着什么；旁边——上百的试管和烧瓶，离心分离器，显微镜——都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。“可怜的阿纳尼亚，还以为我要继续工作，可我做什么呢？用什么做呢？除非把我自己搞成皮癌，让所有的人去做切片研究，然后把我自己的药物注射到肿瘤里，让大家看看肿瘤是怎样消退的。而实际上这种药物对于人是否同样有效，还没有把握，况且即使动物试验，也还没经过时间的考验，一切还都不成熟……以后没有别的路，也许值得这样试一试。我要让门诊部那些不抱什么既定成见的青年人，拿我当作白鼠来试验，看一看人体究竟能承受到什么限度。”想到这儿，他不禁要笑起来：自己的想法竟这样越来越不成体统。“其实为了研究

心理的承受限度，我也是极好的实验对象。同别人相比，也许我遭受过的痛苦并不多，但是，却很难说我自己感觉到的同样是这么多。”

实验员小心翼翼地把咖啡盖起来，怕它凉了——他知道，开始工作之前教授总要躺一大会儿，脊椎炎引起的背痛时常折磨得教授忍受不了——在这之后，他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，把实验动物弄来：接下去他知道教授会逐个观察动物身上肿瘤的变化。事实上，一段时间以来，教授一直是这样做的。先是毫不心疼地让动物染上癌，而后等一段时间，接着便开始做各种切片，等化验员按照教授的要求配出试验液，教授就把它交给阿纳尼亚去注射。然后，又是另外的试验液，另外的肿瘤，另外的切片，接着是长时间的等待，当然，少不了又是一次次的失望。

教授感到自己的姿势很不舒服：脊背难忍地疼痛，但并不是因为这个，而是由于那奇怪的困顿，那使他离开众人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自身的失神而感到恼怒。在看来无法弥补的这段距离的另一边，经过这次新的不曾料到的体验给予他的完全的、永久的宁静，他想到自己已经置身于道路的尽头，心里不由一阵惊悸。“不，还不到时候！”他想要这样呼喊，但身体却依然平和地作不出任何反应，仿佛它完全不听命于意志，而在独立地召唤着宁静和休憩。

有一次他以同样惊恐的心情，感到生命，或者说对生命的关注，正在缓慢而确定无疑地，象是通过无数不可知的毛细管，一点一滴地散失在大地上，自身变得越来越枯